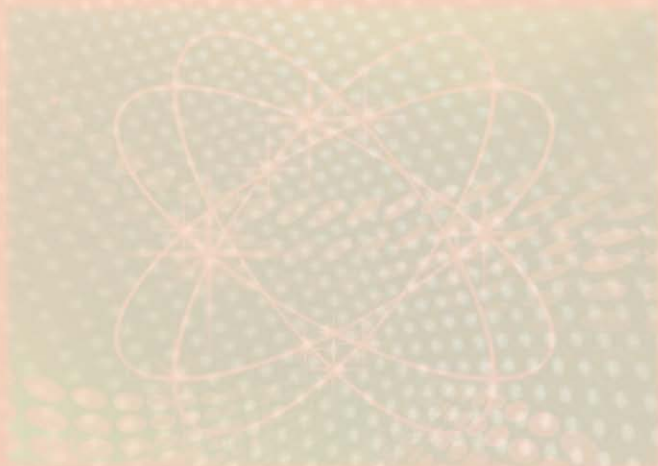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

〔法〕莫泊桑 著
杨振河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 / (法) 莫泊桑 著; 杨振河 编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 01 (2009. 6 重印)

(中外文学名著速读)

ISBN 978-7-80171-556-2

I. 莫… II. ①莫…②杨… III. 文学—作品—简介—法国—近代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871 号

书名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

著者莫泊桑

责任编辑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 (全 20 册)

前言

在 19 世纪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莫泊桑最擅长的题材是他亲身参加过的普法战争、长达十年的小职员生涯和青少年时代在诺曼底故乡的生活，这三种环境为他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这些作品歌颂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表现了农村的习俗和世态，真实地反映了小职员的单调刻板的生活。它们在艺术上各有特色、并不雷同，犹如宝石上的各个校面，共同折射出灿烂的光芒。

小说里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搏斗，然而它通过妓女羊脂球被迫向敌人献身的遭遇，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人物，特别是勾勒了有产者们为了私利而不顾民族尊严的丑恶嘴脸。羊脂球自尊自强、不甘屈服，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结果却被那些伪善的同胞推入火坑。他们为了迫使羊脂球就范，个个巧舌如簧、软硬兼施，就连道貌岸然的修女也沉湎一气。莫泊桑以真实的细节、精练的语言和炉火纯青的技巧，使这篇小说构成了一幅战争时期法国的社会图景。作品中的善与恶时时形成不露痕迹的对照，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对战争的憎恨、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所谓上等人的蔑视，因而不愧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堪称楷模的名篇。

目 录

羊脂球	1
惠子大妈.....	44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53
戴家楼	76
蜚蜚小姐.....	109
真的故事.....	124
比埃洛	130
一个诺曼底人	137
月色	144
骑马	150
两个朋友.....	158
珠宝	166
米龙老爹.....	175
旅途上	182
我的茹尔叔	189
一场决斗.....	198
床边协定.....	204
懊恼	211
勋章到手了	218
一场政变.....	224

保护人	235
雨伞	241
遗产	251
项链	328
散步	339
俘虏	346
壁橱	359
一家人	367
海港	374

羊脂球

最近，有一股溃军的残兵从卢昂市中心走过。那一点也不像是队伍，只算是好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弟兄们满脸胡须好像有一个月没刮过，全身上下看不到一整块衣服，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全体士兵有伤胳膊的，有折断了腰的，头脑迟钝得什么都想不起，也不知想干什么，只是漫无目的的往前挪，并且如果要站住马上就会因为没有气力而倒下来。从这里过去的，主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和好些素以机警出名而这次出队作战的国民防护队：前者都是爱好和平的人，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老实本分的人，他们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后者都是易于受惊和性子急躁的人，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偷跑。并且在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红裤子步兵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恶战当中受过歼灭以后的子遗；好些没精打采的炮兵跟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起；偶尔也有一个头戴发亮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跟步兵的轻快步儿后面吃力地走走停停。

好些义勇队都有自己的称呼，他们的名称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徒步通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本是布匹经销商或者钢材经销商，有些本是歇业的牲口贩子或者药材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应招当了兵，并且由于他们身上有钱或者年纪大的都做军官，满身全是武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海阔天空地讨论作战计划，并且自吹自擂，声言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那种克敌制胜的人的肩膀来扛着，不过有时候，最担心的是他们的部下，那些时常过于勇猛喜欢、打砸、抢的强徒。

土著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小道消息说。

自从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十分认真地在周边森林中做着好些侦察工作，有时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同志，有时候碰见一个山鸡在山坡上草地中动弹，他们就马上准备战斗，现在他们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以前那些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被没收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拉迪河，从布鲁韦和亚斯那转到俄德枚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着这些杂乱无章的残兵败将竟然想不出一办法，看着一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竟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也忧心忡忡，只有两个副官跟在后面闲逛。

随后，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状态。许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忐忑不安地等着胜利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要是被人当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浑身发抖。

生活像是乱了套，店铺都闭门不营业，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偶尔会有一两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顺着墙根迅速地溜过。

由于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早点儿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土著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略为晚一会，就有一伙乌黑的人马从马尔泰的山坡儿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人寇也在温塔莱的大路上和互尔特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面会师；末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迈着整齐的步伐使得街面上的石块囊囊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顎的声音被人吼出来，顺着那些没有生命的空荡荡的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已经完关上了，

里面却有数不清的眼睛正在观望这些胜利的人，他们依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百姓们在他们的漆黑房子里都吓糟了，就好像碰到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地震一样，如果想和那类灾害抗争，那么一切才智和能力也都根本用不上。因为每遇上任何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遇上安全没有保障，每遇上任何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东西凭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往往也随之显露出来。不论是地震会让倾倒的房子去覆灭整个的民族，不论是大堤决堤会让溺水的平民连同马的尸体和冲散的房屋木料一齐儿漂流，不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而且俘虏那些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掠夺而且拿枪炮声向神灵一表敬意，一样能使人战栗的天灾，一样损坏一切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最后在所有房屋的外面，也有不少人在敲门，随即又都无影无踪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就要开始了。

经过了一段光景，一时的恐慌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安静氛围又建立起来。在很多住户，土著军官和主人家一同用餐。军官中间有时也有文化程度很高的，并且由于礼貌关系，他也替法国喊冤，说他们来打仗不是自愿的。由于这种情感，一些平民很感激他们；接着，有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或许能少供养几个战士吧。而且还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种做法显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平民的一种缺点了，正和以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不一样。最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很多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场合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还是可以的。所以在门外装做谁也

不认识谁，而在家里却高高兴兴说笑，末后日耳曼人晚上坐的时间就长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静。法国人一般不上街上转，不过土著士兵却在大街上穿流不止。另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骄横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小饭店里走，但是对平民百姓的轻视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小饭店里吃饭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在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好像是从某地飘出来的味道，那种外祸侵入的味儿。它充满了平民住户和大街小巷，它使得饮食变了味道，它使人感觉到了陌生地方，走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胜者开始要金钱了，开始要大批的金钱。平民们始终如数缴纳；而且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生意人，越是有钱，那么他越担心自己会死去，越担心他的钱有部分会揣进其他人钱包。

然而，在市区下游大概两里地的河里，靠近卡普州，温仕莱或者克莱尔那一带，经常有船夫或者渔民从河中打捞出了日耳曼人的尸体，这种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用枪打死的或者用木棒打死的，有人头上有大窟窿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淹死。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却没有那么荣耀。

因为对侵略者的愤恨，向来会使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使他们为了共同理想而不怕牺牲。

最后，这些侵略者虽说用一种残酷的纪律控制了市区，不过他们那些顺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出了名，而眼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完成一件，这时候，人们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做

生意的需要重新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发动了。好些都在马吉尔订有利润很高的合同，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严防之中，因此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温仕莱去，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有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最终拿到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用四匹骡子拉的长途马车被人定了去走这一趟路程，到车行里预定马车的有 8 个旅客，并且决定在某个礼拜天凌晨出发，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礼拜天午后 2 点的时候，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没有停住在午前 4 点半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店的广场上，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没有睡醒，身子在被窝里面发抖。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清楚谁；而且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肥胖教士。其中有两个客人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靠拢去，他们开始聊天了。“我把妻子带来了。”某一个说。“我也带来了。”“我也同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以后就不回去了，而且假设土著人向马吉尔去，我们将来到芬兰去。”由于品质相同，他们的计划也十分相似。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间漆黑的房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手提小风灯的车夫时而走出来，时而又马上拐到另一间屋子里。很多马蹄踏响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响，一阵吆喝牲口声音从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接着一阵轻微的脖铃声响丁零地响着，那就是说已经有人开始触动到马的辔轡；那种丁零的声音很快变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候却也停

止一下，马上又在一种忽然而起的摇晃当中响起来，随着一声掌铁扑着地面的沉闷声音一齐传到了外面。

门忽然就闭上了。一切又都趋于平静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也没有说话；他们都像僵了一般坐着没起身。

房外鹅毛大雪铺天盖地降落到地面，同时耀出回光；落在树木房屋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埋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们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飘忽模糊而又没法说清的摩擦声息，说它是声息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活动好像充塞了空中，又覆盖了大地。

那个车夫又拿着保险灯走出来，手里使劲地拽着一匹不很乐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拉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前后左右地看了很久，然后去拴紧牲口身上的所有马具，因为他一只手已经拿着保险灯，所以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他去牵第二匹马了，这时候他才注视到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的客人，发现他们身上披上白大褂，因此说道：“请你们到车上来吧，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他们开始根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他们急忙涌向马车。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上，自己也随后坐上来；接着，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模糊的旅客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自然坐到余下的座位上。

车里的地下铺着些柴草，客人们的脚都盖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烧燃了这种东西，便压低声嗓说起了他有那些好处，互相重复地叙述那她们早已知道的事物。

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拉起来有些费力，因此又在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里说：“客人都到齐了没有？”车里有一道声音回答：“到齐了。”大家起程了。

车子一点也走不快，根本就是踱步儿。车轮陷到了雪里；整个车厢吱吱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浑身冒着热气。车夫的手里那根长鞭子不停地噼噼啪啪响着，来回抽扬，如同一条细蛇样地扭成一个圆圈又散开，陡然鞭着一匹牲口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猛力的一鞭，紧张地向前猛窜。

但是天色一点一点地越来越亮了。那阵曾经被一个纯粹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已经不下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雪堆儿里透出来，云是在而密的，它使得广袤的平原，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忽而有一个顶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显得十分耀眼。

在车子里，大家利用这个早起的晨光，彼此好奇地你看我，我看你。

顶头的地方，最好的位子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坐着还没有睡清醒，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饭店的掌柜。

他原先也是在饭店跑堂，掌柜经营不善赔了本，他趁和店底盘还挣了很多钱。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在认识他的人当中，他被人看做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坏家伙，一个满肚子坏水和快乐的地道诺曼底人。

他非常狡猾的名声是无人不知的，以至于有一天晚上麦金克先生在州长的办公室，使用同意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麦金克先生是个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有次天晚上他和朋友们在一块玩，就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是鸟

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办公室飞遍了大街小巷的所有饭店，使全村的裂着大嘴笑了整半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因各式各样的恶作剧，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笑谈而出名的；只要说到他，大家就会立刻加上这么一句：“他真是不可思议的鸟。”

他身材矮小，肚前像扣着一口锅，有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的赭色脸儿。

他的妻子，身材魁梧十分健壮，嗓门特大，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在那个被他的热情向上的活动力所鼓舞的店里，根本就是一种权威。

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比较高贵的人，属于一种高层阶级的迦来·威克鲁先生，人们十分重视他的为人，做纺织生意起家，他有4个棉纺厂，曾获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在是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善意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自己的讲法，他只会用无刃的礼剑作战，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报。罗伯特·威克鲁夫人比她丈夫小许多，历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品”。

她和丈夫相对，身材显得很矮小，但她天真烂漫美丽大方，身上裹着皮衣，用一种豁达大度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约翰·卡拉迪伯爵两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量打扮自己的装束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自然相同的地方，根据他家庭里的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卡拉迪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约翰·卡拉迪伯爵也和罗伯特·威克鲁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夫人是东莱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

结婚的历史始终是被人认为非常神秘的。不过伯爵太太的脾气十分大度，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并且被人认为和马里·麦肯齐的一个儿子曾经有恋爱的经过，所以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最有名的，唯一保存着古老的恋爱风气的地方，要进她的客厅是非常困难的。

卡拉迪家的财产全是固定资产，据说每年大概有 60 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是属于有经济来源和在社会其他方面有影响力的，都是一些相信天主教和懂得教义的，他们钱财权势全都有。

这是偶然相遇，车里左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太太的座位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着天父和祷告。其中一个年龄比较大，满脸麻子，好像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被子弹打中了一样。另一个，十分娴雅，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腐蚀了它。

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大家的眼光。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布兰查多；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都把他看成祸害。几十年以来，他在各地民主派的小饭店里把大杯啤酒浸着他那满嘴的火红色长胡子，他父亲原来是食品店老板，给他留下一笔不菲的资产，但他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不久便挥霍一光，末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量的革命饮料的成绩。在 10 月 5 日，他或许因为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己认为有人提拔他当州长，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最后他什么也没干成。

另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没有坏心眼尚且愿意帮别人做事，这一次，他用一种谁也比他不上的热心尽力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平原上掘了许多大洞，在近处的树林里砍掉了很多小树，在所有的公路上布置了好些陷阱，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就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想起自己如果到马吉尔还能做点比较有益的事情，因为在那里，新的防御工事马上会多起来的。

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因年轻发胖而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外号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得膘肥肉满，就连手指头都丰满得再不能丰满了，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根一根的香肠一样：皮肤涨满的非常光滑，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一直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粉面朱唇教人看了那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含苞的桃花，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素面朱唇，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另外，好多人都夸她品德高尚。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好些窃窃的密谈就在那些非常爱好名声的妇女之门流动起来，接下来像“妓女”和“荡妇”这些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停，因此她抬起了头。就在此时，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圈，因此一阵深远的寂寞马上又开始了，人们已经低下了头，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欢快的心情注视着她。

没过多久，三个女人又开始闲扯了，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成了好像是十分亲密的伙伴。觉得面对着这个不知羞耻地卖

身的女人，她们应该把有夫之妇的尊贵身份组建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婚姻历来高出自由爱情之上。

三个男人看见布兰查德，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相互热乎起来，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态度谈着钱财，约翰伯爵说起土著人使他遭遇的灾害，牲口被夺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沉着态度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罗伯特·威克鲁先生在棉纺行业中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已经小心地汇了 50 万金法郎到芬兰作为随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协商，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数目惊人的资金，他现在就打算到马吉尔去，末后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一个友好的和快速的眼色互相看了一眼。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不过他们都不缺钱，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富有得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听到金币清脆的响声，因此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车子走得特别慢，直到早上 9 点钟才走了三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大家逐渐开始担心了，因为原打算赶到里哈那里去用餐的，现在眼看得不到黑夜是没有办法赶到的。因此到了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打听路边上的小吃部了。

吃东西的欲望一点一点增大，使得每个人都饿得肚里乱叫；然而在路边没发现一个小吃部，一家咖啡馆，因为法国的饥饿大队走过之后，又有土著人随后也会到，所有做买卖的人都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讨要吃的了，不过他们白跑一趟，什么也没要到，因为心下怀疑的农人们，就怕那些饿得发疯的士兵来抢夺，因此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午后两点就到了，鸟老板说他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饿得十分厉害。大家也和他一样感到痛苦；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的强烈需要最终闭上了他们的话匣子。

已经有人打瞌睡了，另一个好像随即就摹仿他；每一个人在轮到自己受着影响的时候也都打盹了，不过却随着各自的性情和世态以及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嘴便立刻举起一只手掩住那只呼出哈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好几次弯着身子，好像在衣服里寻找东西的样子。她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同车的人，随后她稳稳当当挺直了身子。现在看上去每个人都面容憔悴。鸟老板肯定他肯出一千金法郎去买一只肘子吃。他的夫人就像不同意一样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说话了。听到说起乱花钱，她一向是心疼的，甚至于把有关这类的戏谑也信以为真，伯爵说：“我也感到肚里难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开始抱怨自己了。

然而布兰查德却拿出一满瓶蔗渣酒，他让大伙都来偿偿；大伙都默默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滴，后来他在交还酒瓶子的時候道谢了：“这真不错，这使人身上暖和点，可以骗着人不想什么吃。”酒精使他有些兴奋了，他提议按照歌词中小船上的方法：分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种直接对着羊脂球而下的隐语，是让那些文化高的人感到刺耳的。其他人谁也没说话：只有布兰查德微笑了一下。老年妇女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笼在肥大的袖筒里不再动弹，坚定地低着眼睛，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

最后，是3点半了，这时候，车子走到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中央，看不见一个村子，羊脂球急忙弯下了身子，在长凳下面拿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花蓝。